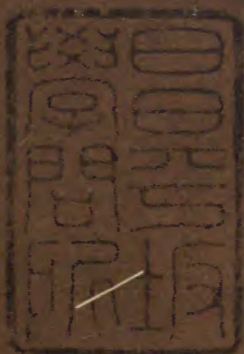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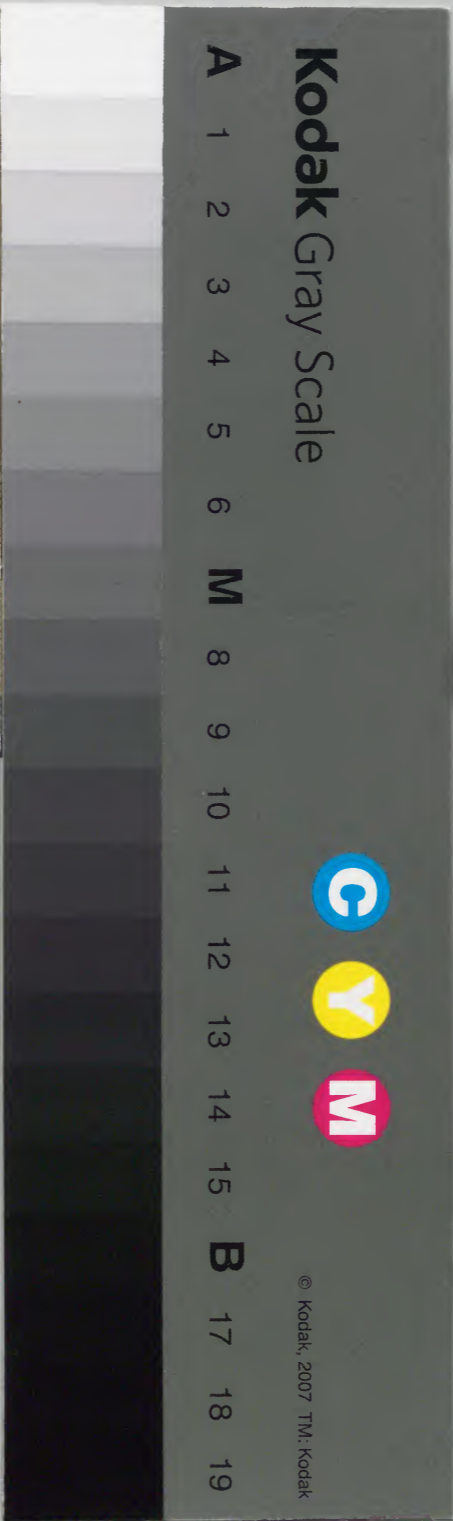


事親庸言 十六



庫文閣内	
元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83
冊數	10 (8)
函號	299 140



事親庸言卷十六

淺草文庫

朱陽實克勤靜庵甫著

男

容莊 校梓
容邃

非孝者五第十六

易師卦師貞丈人吉无咎

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
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
中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

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
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
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
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
是也

聖人於師卦之下即係以貞又係以丈人而予
以吉无咎者明乎師貴得正又貴得人乃能吉
而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王往况反

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
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
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
咎矣

朱子曰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
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
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
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

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畜許六反

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朱子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朱子曰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朱子曰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朱子曰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朱子曰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長之
大反

朱子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

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當
去聲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

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朱子曰聖人之戒深矣

行師之道總以丈人爲之統帥乃可成功初之
師出以律丈人之嫻於法也二之師中錫命丈
人之應於上也三之輿尸非丈人而撓敗也四
之左次丈人之兵亦有時不利乃能知難而退
也五之田禽執言師之聲罪致討也因明告以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示丈人師貞而吉非丈人

雖貞亦凶也至於上論功行賞之時開國承家
所以酬丈人之功也卽繼以小人勿用非丈人
而絕其禍亂也聖人繫卦自初至終无非以用
丈人爲行師用兵之要於初爻則曰否臧凶於
上爻則曰小人勿用實慮丈人用事而以小人
參之則終不能成功爲戒後世之意深矣

夏書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蔡氏曰六卿六鄉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
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啟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蔡氏曰重其事故嗟嘆而告之大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蔡氏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繇汨五行而殄死况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剿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

送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
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蔡氏曰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
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
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
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菽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

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
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
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
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車左主射車右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
驅一有不盡其責則敗乃事故甘誓戒之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

蔡氏曰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
軍行祓社爨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

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子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啟之誓師豈爲過哉

戰陳之勝負繫乎兵之用命不用命耳用命行賞不用命從戮所以整衆志而赴敵也必于祖于社者以明行師所以奉天討已不敢自專也孥戮汝者威克厥威愛警之使不至於憤師則其全軍保國也大矣其於罰弗及嗣之說何病焉誓師嚴明我戰則克之道也

書夏書胤征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
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蔡氏曰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
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
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
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
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
迂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殲將廉反

蔡氏曰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
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
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
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
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
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羲和之
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
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

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
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
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
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
戒哉

蔡氏曰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
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
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

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戰陳之事取乎勇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明乎用兵而成於果敢敗於優柔也古聖
人每以此勗衆士其爲千古行師之要也夫

書周書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蔡氏曰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
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
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武王慮士卒之輕進或至於憤軍故明坐作進退之法教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蔡氏曰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放此

武王又慮士卒之貪殺或至戕物故明攻殺擊刺之法教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蔡氏曰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武王終慮士卒之退縮與殺降或啟人異懦之志阻人遷善之心故勤將士之威猛寬敵人之奔投教以桓桓商郊弗迓克奔焉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氏曰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秦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合而觀之其有於前三者弗勗則于爾躬有戮矣凡以致其告誡叮嚀之意者嚴肅著於此溫厚亦著於此矣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左傳

哀公十一年齊帥師伐魯及清

清齊地師尚未出境

季孫

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

守二子

孟孫叔孫

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自度不能使二子

求

曰居封疆之間

又曰使二子居境內之地

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

不肯從公

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

無用親出

一子帥師

季孫自帥魯師

背城而戰不屬者

不肯臣屬者

非魯人也魯之羣室

都邑眾室

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

子謂季孫二子

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

二子以季氏專政故不欲盡力於戰

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

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

黨朝中地名冉求俟命于此

武叔

呼而問戰焉問冉對曰君子謂懿有遠慮小人何知

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冉求自謂慮材量

力而共者也言懿子所問非已材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

顏羽御顏羽孟氏家邴洩為右邴洩亦孟氏家冉求

帥左師為左管周父御為冉樊遲為右為冉求季孫

日須也弱年幼弱恐不足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

卒步卒老幼守官次于雩門之外南城五日右師從

之右師武伯所帥之師公叔務人昭公之子見保者

而泣保者守日事克徭役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

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此地有溝魯樊遲

日非不能也不信子也非不能踰溝不請三刻而踰

之與眾三如之眾從之如樊遲言師人齊軍冉求之

軍右師奔武伯所帥齊人從之逐右孟之側後入以

為殿之側孟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魯

之伍日走乎不狃日誰不如我不如誰日然則止乎

事見齊言

不狙曰惡賢

言止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

徐步而死君子曰魯非

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

人不能師

不能整師復戰

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邾

子羽銳敏

子羽顏羽精銳敏疾言其欲戰

我不欲戰而能默

心雖不欲戰然

言不

洩曰驅之

邾洩驅馬欲奔三人同車故以為比

公為與其嬖僮汪

錡乘皆死皆殞

二人俱死故俱殞

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可無殤也

自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歲為下殤七歲以下

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魯人以錡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從焉蓋善其權禮

之當也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音境朝音潮黨音掌乘去聲邾音丙治平聲惡平聲殤音傷

左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

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羅景倫以

為吳師屢營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

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得死所

矣豈不賢于子路之死乎合而觀之則知夫子所

以義求者有以也

冉有用矛入齊軍樊遲三刻約信而踰溝公叔

務人踐其言而往汪錡執干戈以衛社稷是皆
戰陳有勇者也若孟孺子輩無戰志而致敗績
不惟顏羽不若豈真賢於邴洩哉有媿冉有樊
遲不必言矣

韓詩外傳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莊子善
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
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莊子請從見
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今母沒矣
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

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
之曰此塞三北將軍上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
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節
士不以辱生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
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卞莊子三戰而三北爲有母也其母死三北而
塞責可以已矣反敵數十人而死不已傷勇乎
哉故如卞莊子之勇者不可不文之以禮樂也

唐玄宗紀大寶十五載綱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

賊張巡鄭州南陽人

鑑先是譙郡太守

譙郡今亳縣名

楊萬石以郡

降安祿山逼張巡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

哭于玄元皇帝廟

唐封老子為玄元皇帝

起兵討賊吏民樂從

者數千人巡至雍丘

今河南杞縣

令狐潮因賊精兵攻之

湖初為雍丘令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

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

馬辟易

辟易驚却貌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

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

城巡束藁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

擊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

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樂音洛陳去聲辟與關同易去聲

范氏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

賊兵起幽薊中原瓦解而顏杲卿首謀于常山真

卿倡義于平原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郭李愷盧

奕蔣清死其官守賈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

起兵郭子儀鷹揚于朔方李光弼電擊于河北孰

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

卒賴于忠賢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

人則何危亂之有

顏真卿一太守耳張巡一令耳皆倡義討賊孰

謂唐室無忠貞之臣乎固無俟郭李整旅而後知忠義之念奮興而前也但當時有諸名公而不能
用之為可憾耳

唐肅宗紀至德元載綱令孤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鑑潮與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勞慰勞也恤其勤苦也

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
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
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朝廷已
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

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畫
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
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人千餘被以黑
衣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潮
軍大亂焚壘而遯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
郎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
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牒問之乃大驚遙謂
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

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
 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畱不敢復
 出。勞去聲說音稅誰為之為去聲
 間去聲朝平聲數色角反中去聲
 胡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
 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馭軍守
 城而已乎殆可以為相也矣

張巡與令狐潮言一則曰今日之舉忠義安在
 再則曰人倫未識天道焉知大哉言乎氣節之
 勁特綱常之昭俾其在此乎當其設天子書條

帥將士以朝之日斬六將伸大義凜凜乎斷降
 賊隱志矣人心競奮一徃直前何其壯也逮濟
 以機權縛藁人得賊矢其後賊不設備乃以死
 士斫營亂其軍非變化因心其能然乎且雷萬
 春面中六矢而不動軍令至是善矣雖賊亦驚
 服矣如巡者忠義之深決信可挽回天道而不
 能然者則援兵不至之罪也豈巡謀之不臧哉
 至德二載正月綱賊將尹子奇唐書奇
 作琦寇睢陽張巡
 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日時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

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兵合賊悉眾逼城
 巡督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眾氣
 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
 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居中
 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為公為遠
 為去聲調

士去聲

許遠謂張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
 守公請戰此異日城陷生致遠於洛陽之由也
 兵戎之事莫病於懦莫善於勇巡勇而且智故

戰鬪一出於籌畫遠懦不習兵故戰具但優於
 豫除向非綱目並書死之人鮮不優巡之殉睢
 陽而紕遠之致洛陽矣綱目原心而論故褒無
 異辭所以為忠臣義士勸也

二月綱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日子奇復引
 兵攻睢陽益急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止有
 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請奮鑑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
 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

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銳也之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還○剡以冉反蒿

呼高反

巡卹士卒而士卒請奮上下激於忠義矣夜鳴鼓嚴隊以示出擊而卒不然及賊弛備突出衝營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誘知子奇之處始使南霽雲射之此又兵機所在純乎妙用者也

綱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脩守具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棚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

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向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感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日睢陽存亡以決出兵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請以死謝大夫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初房琯爲相惡進明以

爲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相惡俱去聲

胡氏曰進明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牋聽命可也遲疑異懦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爲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難乎功業之遂矣○袁氏曰房琯爲相怨河南師賀蘭進明

則用進明所忌之許叔冀爲都將以牽制之故睢陽之圍進明懼叔冀見襲而不敢救李逢吉爲相忌中丞李紳則用紳所輕之韓愈爲京兆尹屈紳臺參以激怒之故紳愈交訐而並去其官宰相進退人才不務徇天下之公而以已私怒曲折其間斯豈忘身爲國忠於人之本朝者鬪兩虎於莽岡頓已於平地躋足而徐觀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其伎險可罪矣

賀蘭進明擁旌臨淮不速援救罪不勝誅矣及霽雲告急正宜卽日就道率軍士窮晝夜之力以造城下則猶可保孤城以捍王室顧謂睢陽存亡已決出兵何益此豈忠臣之言乎及其食延霽雲而霽雲嚙落一指以示信凜凜乎古烈丈夫之風概真令人感亦令人畏也而進明毫不動念史謂不敢分兵者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噫此特爲不忠者寬其解耳若忠如巡遠再如子儀在我惟乃心王室分災救患不能須臾緩而何叔冀之是患哉苟具如是

忠膽其雄畧壯氣足以震攝人心鼓勵士卒雖有百叔冀其何能為進明之瞻顧逡巡救兵不發而危亡不恤者則忠義之不聞也忠義聞矣而食不下咽獨霽雲宜然乎哉凡大臣擁疆兵疆域畏憚觀望坐失事機者曾狗彘之不若而謂可以人類齒之乎殆進明之類也

綱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鑑時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

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茶與紙也既盡遂

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

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

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

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厲烈也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

十六人皆斬之巡死年四十九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

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

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

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
 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
 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
 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
 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
 自為戰不亦可乎每戰巡立於戰所為士卒倡又推
 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
 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
 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

矣

○食士食音
嗣陳去聲

王氏曰按唐書忠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
 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屈且得眾心不可留乃
 以刃脅降巡不屈又脅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
 兒死爾不可為不義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
 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巡遠霽雲睢陽至今祠享
 號雙忠廟○尹氏曰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
 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
 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京師故綱目等而書之

以見均爲死節之臣固不可以先後而異觀也○
歐陽氏曰張巡許遠可爲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
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
東南牽掣首尾大小四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
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
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
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與名無窮不待爾
生而後顯也○劉氏曰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
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死節雖明又與巡同加追

贈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翱傳巡事
復不及遠焉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睢陽被圍屢矣巡率士卒堅守孤堞更保江淮
力不能支食茶食紙食雀食鼠食馬食人人知
必死莫有叛者豈非巡遠之忠義固結之深乎
抒丹志以衛國殫誠心以御下共悉坦白不惜
捐軀人心効順矣且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
苦寒暑而臨敵應變機宜隨時凡四百餘戰殺
賊十餘萬卒無救於危亡豈有他故諸將之救

援不至而疲卒難起也嗚呼傷哉嘗讀史至此未嘗不想忠臣之抱憤而恨奸臣之誤國也以巡之忠貫日月撫摩士卒激厲名義人有樂死之心無偷生之志以此共守何城不固以此衆戰何賊不滅而諸節度擁重兵坐視不救甘心危亡可勝誅哉此睢陽之陷巡遠無負於肅宗而諸節度皆爲巡遠之罪人也

十二月綱追贈死節之士曰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旣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胡氏曰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將張

滑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燮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援師而援師不至卒至城陷諸節度之罪不容於死矣若巡者堅守孤城畢身命於一時實維綱常於萬世忠臣義士有不聞風而思倣者乎亂臣賊子尙敢助逆而博噬者乎以食人短之直兒童之見耳卽李翰之表揚猶恐未盡天下萬世之公論也何者翰以保疆域之功爲大愚謂扶名教之功不小○當時天子下詔褒贈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至於今歸德府城內廟制輝煌載入祀典享春秋之明禋不絕豈非以死殉國之報哉後世忠義之臣子可以勸矣

唐玄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綱帝還京師時祿山

子慶宗尙宗女遂誅之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馮氏曰子儀始見於此

以下備錄子儀實蹟雖非戰陳之事亦必及焉
者以其扶翼有唐一代之天下實爲維持後世
千載之名教故無論巨細兼採不遺後人詳考
始終庶可見前徽並可勵後效云

綱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
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

劉氏曰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乎忠

義者必書子儀使何著光弼之爲子儀屬也故特
書兵馬使然則疑郭李難相統一者過矣

天寶十五載鑑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
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爲河南節度
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

安思義出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九門邑名今入
藁城縣屬真定

府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
胡氏曰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
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

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
决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以
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
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
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
史思明衆數萬

子儀忘夙嫌而急國難其忠志已見於薦李光
弼時矣同升諸公之意則一而所處更有難焉
者非尋常以人事君者可擬也

綱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九門敗之

進拔趙郡

趙郡今真定府趙州

鑑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悉

收還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舍之斬祿山太
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

綱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

嘉山在真定府城西四十里

復河北十餘郡鑑時子儀光弼還常

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深溝高壘以待
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
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

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嘉山之捷喪賊之氣則子儀光弼合兵之故也綱六月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日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備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

劉氏曰不克矣何以書予義也正臣殺賊偽帥以平盧歸國正也于是又將襲破范陽可謂能忠於國矣

乘嘉山之勝因襲范陽此因勢利導之機也乃自潼關失守乘輿播遷正天翻地覆之時而劉正臣襲范陽搗賊巢穴可謂熟於計而忠於慮矣克則其大有造於國也不克亦可謂致其身於君也豈以克不克論乎故雖不克綱目必書以予之

唐宗紀至德元載七月綱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

事類彙言 卷十一
討破之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
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
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
至是說誘九姓六州諸胡數萬將寇朔方上命郭子
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
兵敗降虜旣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
百遂破同羅

綱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郡畱守
並同平章事鑑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

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至德三載綱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

帥與賊戰于清渠敗績

清渠堡名在陝西鞏昌府城東

鑑是時府庫

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

身

空者不具寫名姓從其臨事自注名也

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

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
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
至是而極焉

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

輕用也君以爲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爲賤而加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名器之濫至於此極欲國無亂亡得乎可以爲後世鑒矣

綱貶郭子儀爲左僕射

劉氏日子儀敗績必自詣朝請貶亦可爲賢矣

綱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日時上勞饗諸

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

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

回紇俗號太子日葉護

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

府屬陝西卽扶風縣

廣平王俶見葉護約爲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

固懷恩等與賊戰于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

級賊遂大潰明日賊將吳守忠皆已遁矣大軍入西

京

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

士庶歸唐金帛女子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

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

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
 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
 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漶水之東
 軍民胡虜見倣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
 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倡六反葉音
 攝當為之為去聲

冬十月綱廣平王倣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按唐書子
 儀有定天

下功居人臣第一京師
 率用其力王室再安

日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

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襲其背於黃
 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

紇夾擊之賊大敗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

哥舒翰程千里等二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縣名

廣平王倣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倣患之

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劉氏曰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為多然綱目止書廣

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抑

夷狄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戒後世不得

與異類共事也○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

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

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
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爲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
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

綱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唐肅宗紀乾元元年綱八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

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自慶緒之初至
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上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
炅等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
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
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
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各自此始

劉氏曰肅宗以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
郭李乎唐世宦者例不書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
肅宗也綱目等光弼于諸節度獨揭子儀之名於
其上固以子儀爲可以統光弼也其旨深矣○范
氏曰風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以諸侯之師闖人殿之猶以爲辱况天子之
師使宦者爲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

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十六萬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胡氏曰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而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爲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宜慰處置夫何意乎○王氏曰人君之御臣也事不可以中制權不可以外監肅宗收復兩京郭子儀李光弼皆元勳也肅宗以其難相統一而以魚

朝恩爲觀軍容使以監之讀唐書至此未嘗不嘆其離李郭之心而長奄宦之勢也朝恩乃奴僕薰腐之餘非有縉紳之操也巧猥便佞之智非有韜畧之閑也官闈使令之賤又非有築壇明揚之素也斯其爲小人也明矣而可托以不御之權加之元勳之上乎故爲肅宗者以李郭爲不可任乎是不必假之以節鉞之重而授之節度之權也以李郭爲可任乎是當錫之以三命之寵而收其長子之功也夫所謂難相統一者自肅宗之見云耳以

汾陽之長者忠誠素著專委任之可也命光弼戮力犄角共立鉅功可也而大將離心不惟李光弼不可懷而郭子儀亦不可安矣不惟史思明不可平而魚朝恩亦不可制矣是故一敗于相州九帥之師潰子儀以告貶自退而兩京之績幾於再墜再敗於河陽思明之勢振光弼以力戰得阻而中潭之功幾於不續唐之不亡幸耳其原皆起于肅宗觀軍容使之置也

直以子儀爲元帥則光弼爲其所統可矣以宦者魚朝恩主帥是唐無人也欲成功難矣

乾元二年綱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鑑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諸軍旣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官軍與史思明刻日決戰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而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河陽今改爲孟縣屬河南保東京戰馬甲仗遺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旬日方定

劉氏曰書九節度之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於無帥也○于氏曰三軍之命懸于一帥然後

軍令一而法令嚴今九節度圍鄴既無統帥軍令不一則不相管攝潰而不償者幸耳

書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則不以之罪子儀也無主兵者故也

綱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日時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鑑初子儀之被召也士卒涕泣

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送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惡去聲

大將立功閫外所最忌者讒口間之於內耳自魚朝恩之讒行之於肅宗而子儀召還京師矣

此千古之同恨也設不有光弼唐之亡也可立
 待耳然雖有光弼而衆志不附幾至見逐光弼
 危矣哉故雖中潭之戰不遺餘力而取勝而再
 敗河陽其得失正自相等要皆有魚朝恩在內
 故長子不能有師中之慶也

唐肅宗紀

上元元年春正月綱以郭子儀領邠州名屬西

安寧

州名屬慶陽府

鄜

今鄜州中部縣

坊

州名屬延安府

節度使日時黨項

等羌

黨項西羌種名

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

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

招討以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劉氏曰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

相州之潰咎在無帥而聽朝恩之譖召還京師至

是則又欲假其威名以鎮之知假其名而不知用

其人獨何心哉

子儀召還京師矣又以爲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者何領非爲其事也蓋假其名以鎮之耳若以

爲德可服遠威能制賊使爲其事可也而假以

鎮之蓋明知其賢而不用也惜哉

綱七月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目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劉氏曰燕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
一朝恩沮之而止惜哉○胡氏曰直取范陽還定
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
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徃徃爲安
史所有猶爲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阻其行無乃
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

唐肅宗紀寶應元年綱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

知諸道行營曰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乃命子儀鎮之
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
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
事一以委卿鑑初李國貞治軍嚴明朔方將士不樂
皆思子儀故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
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
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七月收元振及其
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
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綱秋七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日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十一月鑑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已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

丁氏曰公之功烈蓋世懷恩又公麾下偏裨乃謂其河朔有功而遂以副元帥讓之幾乎同升諸公之義惜乎懷恩之叛多負其盛德也

讓功美德也雖僕固懷恩非其人而郭公之盛

德益著矣

唐代宗紀廣德元年綱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

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鑑時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

奉天武功奉天唐縣名屬陝西西安府武功亦縣名京師震駭詔以雍王

適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

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

有曲曲有軍侯尉一人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

二十餘萬衆瀰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

請益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郭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陝西商州今速往收之比至商州行收兵合四千人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縣名屬陝西西安府觀虜勢全緒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子儀時為中書令故稱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

以為然悉眾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餘人橫暴長安中子儀至漣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劉氏曰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則唐其能國乎○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遽委用之代宗於闕尹之言受命如響於進退子儀如待奴隸

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直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於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柔情不能也可勝嘆哉○盧氏曰夫天下非有功之難而善處其功之難功名之際人之所易眩也吾而少張其功則見以爲誇詡而恣肆吾而少迂於君則見以爲草野而倨侮於是乎帶勵之盟虧而纍卵之勢

成夫唯郭汾陽則以人臣之義無以有已君用之而吾之身非吾有也君舍之而吾之身始吾有也是故進退以之死生以之而獨以其精忠之意依日月而貫乾坤上意重朔方則朔方上意重河中則河中尺一下而單車就道赴命如鵠至於吐蕃之圍直以一騎試之而死亦所不顧夫肯以其身輸之虜而不以其身輸之君乎是宜君之釋然悟而言也噫非甚盛德孰能臻此者乎○余氏曰光弼擁兵不朝失人臣之義其視子儀投閑置散一

聞君命不俟駕而行其人品不齊遠矣名亦惡得而齊之乎

肅宗有一子儀而不能信乃置之散逸無用之地至一旦有急而召之設非子儀其能前乎乃以二十騎而收合四千之衆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設法去吐蕃而安京畿一家忠貞可欽更令人服其多才也

綱十二月上還長安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鑑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勞去聲

綱甲辰三年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鑑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

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懷恩子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聞之入

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日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以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具禮葬之功臣皆感嘆也

范氏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

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

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

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袁氏曰僕固懷恩李懷光皆身經百戰立殊功於

王室卒以纖芥遂棄而從賊固克德之根心亦上

馭之失其道哉然懷恩反其母欲殺之以謝軍中

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瓘啟帝早為之備及懷光敗

而瓘死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也

七月綱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

奉天鑑八月子儀自河中入朝

河中今山西蒲州

會涇原

二州名涇州今因之原州今為鎮原縣俱屬平涼府

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

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

問方畧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禪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乾陵之南乾陵唐高祖之墓名在陝西西安府乾州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

涉涇而遁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栢文達曰吾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收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日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其州為沙陀勞殺涼州遂陷

綱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目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遂遁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晞軍士入市飲酒刺酒翁壞釀器秀石列列與裂通卒盡取其首注梁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也

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至晞門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

晞縱兵不束亦履盛之氣習所使段秀實卽以戒滿之道抗與之言乃一旦悔悟令士卒解甲此固秉彝之良復萌亦可見令公之忠孝家之觀摩者深也

綱十二月加郭子儀尙書令不受目子儀以太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劉氏曰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譏其僞若子儀辭尙書令可謂真情不欺者矣直書以美之非譏之也

子儀不受尙書令固見真情不欺亦見撝謙能下德之盛也

唐代宗紀永泰元年秋九月綱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十月回紇

受盟而還吐蕃夜遁鑑時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目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鑑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縣名以居涇水之北故子儀嚴備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其擊吐蕃回

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目郭晞晞子儀之子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鑑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

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
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
功結仇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
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

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

不欲直言
日死故託

云捐館
捐棄也

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

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既為
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
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日子儀與藥葛羅執酒

為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
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鑑吐蕃聞
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
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

靈臺
縣名

大破之殺吐蕃

萬計

劉氏曰綱目連年書懷恩回紇吐蕃入寇未嘗一
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此則書法
之意也子儀有功於唐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
美之宜哉○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聲音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首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與○尹氏日子儀輕騎見虜之事膾炙人口至今以爲美談然非忠信素著何以得此然懷恩回紇吐蕃連年虜寇

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真可爲社稷之臣矣○袁氏曰薛仁貴脫兜鍪以見突厥而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子儀免胄見回紇大酋而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史所謂蜚英騰茂旣久方推轂之初敵已失匕箸者况臨陣耶然仁貴遂進破突厥而子儀卽召與飲誓好如初蓋仁貴驍將子儀重將固不同也抑仁貴度力足以勝欲大創之以徵其後子儀散兵未合而虜衆數十倍故示

之至誠以服其心然假好於悔罪之回紇而併力於棄親之吐蕃因師于戎內不疲中國而外離戎狄之合使不復相爲用則大計存焉夫誠與謀合威與信行此令公所以未易及也

令公誠信服物勲名蓋世朝廷繫以爲安危者垂二十餘年矣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賊衆我寡亦危急存亡之秋也顧單騎而往開誠布公酋長羅拜不戰而勝此豈僥倖一時之計哉胸有成見恒握勝算於已也蓋自知至誠足以孚人威望足以攝衆又察回紇不過爲懷恩所牽引非爲吐蕃致死力與其交鋒而前我之虛實盡在虜之目中何若挺身而往彼之膽氣盡喪我之言下此令公通盤打算可必回紇不敢加刃於我也回紇卒爲令公用大破吐蕃易之乾所謂利見大人非令公不足當之矣而回紇亦云此行見一大人而還兵法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孰有若令公之爲大人屈虜而不見其迹者乎

迹者乎

綱郭子儀還河中鑑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子儀自耕河中乃激厲士卒之法也

唐代宗紀

大曆綱丁未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日上

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

為薄輕之也謂天子不足為也

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

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痴不

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

曖數十

矣

唐代宗之處公主郭子儀之責郭曖各盡其道

矣

綱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日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

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

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

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

也朝廷乃安。惡去聲

胡氏日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辭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也哉

值國家大難而有意外之遭是必有使之者矣子儀不動聲色消滅禍端蓋為天下慮自不得為一已謀也設上下震驚人心乘隙騷動所關非小子儀惟引咎自責小人亦無隙可乘識深慮遠忠在是孝在是矣

日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日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此大臣之識量也他人鮮不罪虞侯而庇乳母之子矣

綱已酉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目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氏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並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袁氏曰元載間魚朝恩於子儀子儀恬不爲動卒釋憾於朝恩而服其心李逢吉陰令李賞語裴度曰子方爲元稹結客將刺公度陰不發中尉奏其事帝命韓臯等叅鞠方無狀稹度皆罷逢吉信險賊多智善運巧然亦晉公之識量差貶於汾陽故逢吉得乘其敝且元載亦逢吉也使子儀一惑其

專新眉言 卷十六 五
說聽其下之衷甲載必復使人騁而告於軍容此
春秋費無極所以惡郤宛於子常而殺之漢劉粲
之所以誅其大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
矣小人之機詐可畏而貴在君子有以待之也

子儀之忠膽器識過人百倍故處重事若輕化
小事爲無如章敬寺之遊元載設險計以間郭
魚而子儀坦然率數家僕而往以爲彼無天子
之命焉敢害大臣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此
真大臣維國體消禍釁之名言也持此以往請

甲者何爲乎觀此可以得處事之道亦可以知
感入之道矣

癸丑八年九月綱吐蕃寇陜郭子儀遣渾瑊拒却
之曰時吐蕃入寇瑊將步騎五千戰於宜祿宿將史
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
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
敗何以雪耻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
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趨朝那虜至百城返瑊邀之於
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

事新眉言
卷一
人虜遂遁去

胡氏曰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爲已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以武侯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綱乙卯十年正月郭子儀入朝日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

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子儀奏除州縣官不報豈曰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耶向之從方鎮之求者豈盡疑之耶爲是言者郭公之盛德愈不可掩矣

戊午十三年綱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日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皆安

劉氏曰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爲純臣也光弼愧之多矣○胡氏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旣伏其詐所宜按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

曰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曰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旣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胡氏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爲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其子儀之謂乎○袁氏曰子儀以張曇輕已信吳曜之譖而殺之旣而復能逐曜過而能改不失爲賢雖然晚已夫其復怨非公也信讒非明也狠而肆誣以欺其上非忠也復而違諫以憑其下非恕也吾不圖子儀之有是初光弼入太原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其兵付光弼衆未卽付光弼怒斬之夫奉詔交兵偃蹇不付衆未爲無

罪也然議者謂光弼不請而擅誅暗於大體况曇無罪而虐殺之乎君子謂張曇之剛率崔衆之狂易而不容於二將彼爲大將軍而不拒揖客不斬裨將者何人也

賢者豈能無過備錄於冊以明不能掩其賢也雖然亦有過矣雖逐吳曜其能救張曇之殺乎故君子動不可不慎也

綱五月帝崩太子卽位日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卽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馬齒菜各今馬

齒莧也

賀氏曰代宗之篇所可錄者謝裴諳召郇模嫁懷恩女三事耳雖能罪三宦誅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爲盡善焉至於專事姑息逐殺主帥命爲主帥遂爲後來故事綱目尤深咎之○丁氏曰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唐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始定是亦中興之賢主究其卒也何反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耶嘗謂玄宗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蓋帝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

沛出入干戈矢石間誠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弼僕固懷恩則皆追念其功而優容以待之以元載程元振魚朝恩李輔國則雖知其當殺而隱忍以處之帝意若曰疾惡甚者必速其亂捕賊急者必被其傷是以緩圖徐寃而不敢輕廢以動釁卒於元程魚李四凶皆能以次除之此其所以全身保國也

綱尊郭子儀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曰上以山陵近葬期伊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

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劉氏曰書尊見子儀之可尊也而德宗之知所尊亦著矣

裴諝之奏正爲郭公地想郭公亦樂有是奏以自爲地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信然乎

唐德宗紀建中二年二月鑑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

辨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丁氏曰按盧懷慎爲唐賢相厥子奕吏治清白與宋璟齊名奕遭祿山之亂首先死節是宜不顯奕世以食無窮之報夫何奕而生杞以致家風國祚之盡斬耶愚謂世臣之得失係於本朝之盛衰故猜忌之德宗旣出奸險之盧杞遂進是猶晉將衰

而郗鑒之子有郗超宋將衰而韓琦之後有侂冑也豈非氣化之盛衰相尋人事之得失相應也哉
○袁氏曰徐敬業世勳之子李湛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元輔杞之子其氣類喬梓也其志念忠邪則荃蕙之於蕭艾也

綱尙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鑑子儀爲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

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

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

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矣府庫珍貨山積家

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

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領點頭也僕固懷恩李懷光渾

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

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

年功蓋天下而至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

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

臣者甚眾

劉氏曰號官爵謚具前乎此未有也後乎此未有

也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歐陽

氏曰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

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

祿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大難畧平遭讒

譖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被

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忌沮謀雖唐命方

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也哉及光弼等畏禍

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唐史
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
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
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云○胡氏曰功蓋天下而
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
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
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
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
哉○尹氏曰子儀勲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

尤爲難及綱目備載其爵謚位號大書於冊以見
褒崇之意耳○方氏曰子儀之賢宜若有特立絕
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
尤史氏之妄以爲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
以爲智也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
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所
不能無疑者况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子儀
以爲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
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污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

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爲而其
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
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其深慮遠計
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
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待子儀太
淺者遂以子儀果不怠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
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爲子儀曷爲而爲
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
袁氏曰狄懷英郭子儀皆忠之盛者與艱以存其

貞晦以用其明其志定故不易其事其意誠故莫
媚於物其材俱全故迄成其功弗露其倪賢哉夫
周之黜黜竇之沾沾者殞矣抑狄又難也其又有
苦心者與或問姚宋可以肩狄乎曰一代之良也
然宋也直而姚也譎直或先事之幾露詭或自全
之計長以與其濟乎則未之必也曰郭子儀更之
則何如曰斯二公者蓋易地則皆然○徐氏曰郭
令公事肅代兩朝徃徃身當大難之衝卒能刻危
而安單騎旋御而九花賁錫史稱其功高天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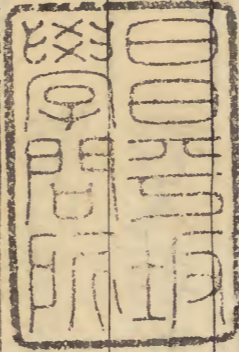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極人臣窮奢極欲夫窮奢極欲此恣睢放縱之徒
廣情肆志者之所爲而謂汾陽爲之乎卽云位極
人臣則自古登樞握要覆金殿而步火城者不可
勝紀寧足爲令公重也獨功高天下一語卽其淨
掃氛埃康回帝宇則再造李唐之社稷誠可託之
管絃而銘之金石者予敢從史氏之言而易之曰
功高天下而不矜忠極人臣而不憚名滿四夷而
不泯子孫盛於當代而無窮庶幾足以盡子儀也
夫庶幾足以盡子儀也夫

汾陽以命世之才德輔暗主當疑謗任軍國之
重寄解兵革之連結欲爲萬全悉中亦難矣然
宇宙間紛紛擾擾其所恃以爲安危者惟公而
已矣史云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
不疾安上全下之仁也又云窮奢極欲而人不
之非行權濟變之智也仁尙矣智則履安思危
慮終於始焉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此何時何地
也而謂可無朝乾夕惕之意乎况上有德宗猜
忌之主稍露圭角顯繩以禮不幾上有鞅鞅非

臣之目乎如此則邦之杞梓日由一人斯世斯民其何賴焉公故俯循衆人所爲不避王剪之田宅自污大異霍光之芒刺驂乘此公以大智而善處功名之際者也史又謂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此亦過矣迹近奢侈而示人以不疑則可必窮奢極欲至於如此是必有流之弊者安可爲後世訓哉愚故就史所載而原公之用心之苦處事之哲又恐後之踵而行之者反藉口於公以自便其私故論之如此至其忠貫

日月信堅金石如詔書一紙既下無不即日就道自肅宗寶應二年至代宗大曆十三年凡七書入朝此皆史臣所揭其忠肝義胆而著其實者同時如李臨淮尙且不及况其他乎綱目大書號官爵謚以予之入綱目千三百年來惟有公一人可易言哉可重觀哉

自師貞丈人吉至此引言總明戰陳無勇之非孝也



事親庸言卷十六終

天保十西

